

小棒槌的故事

蘭 春 崖 作



西北人民出版社

小棒槌的故事

—— 蘭 春 崖 作

西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西安

內容大要

718
799

本書是寫一位志願軍機槍手劉叔叔爲了保衛祖國兒童與敵人英勇鬥爭的故事。有一次，在祖國送到朝鮮去的慰問品中，劉叔叔得到了一個祖國兒童送去的小棒槌，他十分感動，就把它放在身邊，一刻也不肯離開。後來，在一次猛烈的戰鬥中，劉叔叔受傷了，但是他一看見小棒槌，想起送小棒槌給他的祖國兒童，就立刻從戰壕裏站起來，精神百倍地去打擊敵人，最後終於把敵人打敗。

書號：0554 28開 10頁 9,324字

小棒槌的故事

作者：蘭 春 崖
出版者：西北人民出版社
 (西安西五路138號)
印刷者：西安新華印刷廠第一廠
 (西安市西郊小土門)
發行者：新華書店陝西分店
 (西安青年路乙字103號)

1—13,000 1954年8月第一版
定價：(甲)800元 1954年9月第一次印刷

小朋友，我說的這個故事，出在朝鮮五次戰役；就是志願軍叔叔們和朝鮮人民軍叔叔們，在一九五一年春天，打到漢城跟前，消滅敵人四萬六千多名的時候。只要二

一

太陽和往日一樣，一天的任務完成了，臉蛋兒累得通紅，靠着天邊，在西山頂上蹲下來，向着森林呀，山川呀，房屋呀，稻田呀，微微一笑，好像是說：再見吧！就急急忙忙地鑽到山底下去了。這時候，有一連志願軍叔叔，接受了戰鬥任務，從防空洞裏鑽出來，整整齊齊的站在一塊兒，連長傳達了上級的命令：出發阻擊敵人！大夥兒就高高興興地出發了。

一會兒，星星都出來了，它們好像是知道志願軍叔叔要去打仗，就一齊放出亮光，

讓志願軍叔叔快點趕路；志願軍叔叔們，也好像是懂得了星星的好意，就邁着大步，向前走着。敵人的飛機，老在頭頂上胡搗亂，那個專投照明彈的傢伙，在空中一串一

串地掛天燈，別的飛機就朝地下打機槍，撖炸彈。志願軍叔叔們呢，頭上帶着偽裝圈，身上和槍上，也都插滿了松樹枝兒，蹲下來好像一堆草，走起來就像長在大路旁邊的小樹林，敵人的飛機找不到目標，氣得呀，乾在上頭打轉，一點辦法也沒有。



不知怎的，這一連志願軍叔叔，只要一走動起來，就有一個東西，緊跟着那個扛機槍的叔叔，嘩啦嘩啦的直響，就像專為他們的前進伴奏一樣。這個志願軍叔叔，隨着這嘩啦嘩啦的響聲，就在心裏說：「可到時候了！可到時候了！可到時候了！」他的左手，還不住地摸摸前胸，輕輕地拍一拍，好像是安慰着什麼，又好像是他心跳的很厲害，讓心跳的慢一點兒。

不知道是這個志願軍叔叔隨着那個東西的愉快節拍，越走越有勁呢；還是那個東西隨着志願軍叔叔的輕快步伐，越響越歡，總起來一句話：這個志願軍叔叔走的越快，那個東西就響的越歡；那個東西響的越歡，這個志願軍叔叔就走的越快。原來，這個志願軍叔叔，除了肩上扛着一挺轉盤機槍，身上揹着四個手榴彈以外，在懷裏，還帶着一個小棒槌呢。

小朋友，你們看到這兒，一定會奇怪地問：

「小棒槌，不是三、四歲的娃娃耍的玩意嗎，志願軍叔叔那麼大的人，還帶着它做什麼呀？」

有的小朋友一定還會這樣問：

「這個小棒槌是從哪兒來的呀？」

故事就出在這裏，你們先不要着急，還是讓我慢慢地往下說吧。

二

這個志願軍叔叔，叫劉明忠，在連上是個呱呱叫的機槍射手；看樣子，他快滿三

十歲了，又長着一臉絡腮鬍子，越發顯得年紀大了。他對人頂誠懇頂和氣，連上的同志們都很尊敬他，就叫他老劉。

老劉叔叔最喜歡小朋友。他在家的時候，夏天上地回來，不是給他的寶兒捉對花蝴蝶，就是逮上一隻蟬，要不就用豆葉兒包着一個蠶蛹；過春節趕廟會的時候，他連盒紙烟都捨不得買，也得給寶兒買件心愛的玩意兒回來。

寶兒，也真是一個討人喜愛的孩子，圓圓的小臉，明溜溜的大眼睛。他在沒有學會走路的時候，一看見爸爸從外面回來了，就很快地爬到爸爸跟前，抱着爸爸的大腿站起來，仰着小臉，咿呀咿呀地叫着；老劉叔叔就趕快把他抱起來，親親他。

老劉叔叔快到朝鮮去的時候，寶兒已經四週歲了，他一看見爸爸下地回來，老遠的就叫開了：「爸爸，爸爸！」老劉叔叔一進門，還來不及把鋤頭放下，寶兒就一下子撲到老劉叔叔的懷裏去了。

寶兒媽，這時候站在一邊笑着說：

「看這孩子多乖！長大了保準比你強！」

老劉叔叔平時不大愛說話，這會兒他高興了，抱起寶兒來，慢騰騰地說：

「就是要叫孩子們比咱強嘛！」

別看老劉叔叔平時粗裏粗氣，不大愛說話，就是說起話來也是慢騰騰地，但是他最會和孩子們做朋友，他懂得孩子們歡喜什麼。說着，他放下寶兒，從腰裏掏出了一個豆葉包兒，解開一看，一隻嫩綠色的蠅蠅蹦了出來；老劉叔叔把蠅蠅放進他那用黃花稈稈做的籠子裏，關起籠子的小門，蠅蠅吓壞了，蹬着兩條大腿，就拚命地四下亂衝，好像非要逃跑不行。

寶兒圍着籠子蹲下去，歪着小腦袋問道：

「爸爸，牠怎麼不叫喚呀？」

老劉叔叔說：

「不敢嚷，停一會兒牠就叫喚了！」

寶兒頂聽爸爸說話，他乖乖地蹲在一邊兒，不吭聲了。

老劉叔叔走到絲瓜架下面，掐了一朵花儿，又用涼水噴了噴，塞進籠子裏去；這下蠅蠅不害怕了，過了一會兒，就爬在花瓣上，一口一口地吃開了。這時候，老劉叔叔就把兩個指甲蓋兒互相磨擦起來，發出了咯吱咯吱的響聲，蠅蠅嚼着鮮黃的花瓣兒，

聽到這咯吱咯吱的響聲，牠那脊背上，長得好像小圓鏡子一樣的鞍兒，也就高興地一張一合、一合一張地動起來，咯吱咯吱地叫開了。老劉叔叔的指甲蓋兒磨擦得越響，蠅蠅就叫的越歡；牠好像又回到了野地裏，和牠的同伴們唱起對台戲來。

寶兒看到這裏，拍着兩隻小手兒，歡喜地笑開了，笑聲好像銀鈴兒一樣。

寶兒媽在屋子裏擺好飯桌，走出來一看，見他父子倆玩得連飯都忘記吃了，才向寶兒喊道：

「寶兒，過來，快讓爸爸吃飯呀！」

寶兒也頂聽媽媽說話，他一面笑着，一面拉着爸爸的衣裳角兒，就進屋吃飯去了。到了晚上，寶兒睡着了，老劉叔叔常常對着他，好久好久地看着；看呀，看呀，老劉叔叔就想開了：現在生兒養女，雖然說不是爲了防老啦，也總算是有了指望。一個人活的再長，想要做的好事情，一輩子也做不完呵！孩子們長大，就可以接着幹了。想到這兒，他真想捧住寶兒的小臉，狠狠地親一親；可是，他見寶兒睡的很甜，怕把他驚醒，便在心裏悄悄地說：

「寶兒，好孩子，快長吧！」

老劉叔叔到了朝鮮，在緊張的戰鬥生活裏，他越發喜愛小朋友了。他雖然不會說朝鮮話，但是每到一個地方，很快的就和朝鮮小朋友混熟，誰叫什麼名字呀，今年多大歲數呀，哪座房子是他的家呀，家裏有些什麼人呀，老劉叔叔都能够說出來。有的時候，他還和朝鮮的小朋友們一塊兒合唱「東方紅」，合唱「金日成將軍之歌」呢。

五次戰役快要開始的時候，連部收到上級分發來的許多慰問品，裏邊有肥皂啦，牙膏牙刷啦，毛巾啦，慰問袋啦，煙斗啦，葡萄乾啦；還有祖國兒童爲了表達自己的心意，給志願軍叔叔送的一些東西，裏頭有一個小棒槌，紅底上面畫着白花，黃黃的把兒已經攥得有些黑了，拿起來一搖，嘩啦嘩啦的直響，裏面大概裝的是碎石子吧。

慰問品一送到連上，同志們就跑出來圍着看，拍着手，歡迎祖國送來的每一件禮物；老劉叔叔跑來了以後，他的兩隻眼睛，一下子就逮住那個小棒槌。

他走到連長跟前說：

「連長，我什麼都不要，把這個小棒槌給了我吧！」

連長正在忙着分發慰問品，也沒有顧得想一想，隨口就說：

「你這樣大的年紀，要它幹什麼呀？」

老劉叔叔一本正經的說：

「不，連長，我有用！有用！」

這時候，連長才想到了，老劉叔叔最愛小朋友，於是什麼也沒有說，就給他了；他把小棒槌拿到手裏，好像得到了一件頂珍貴的禮物一樣，高興地猛搖猛搖，跑回班裏去了。

他回到班裏，把小棒槌放在背包上，一個勁地看着它，好像生怕它再跑了一樣；他看着看着，想起了許多事情。他記得，他的寶兒也有一個小棒槌，和這個一模一樣，他記得很清楚，那是過清明節在廟會上買的。寶兒有了它以後，就歡喜的不知道怎樣才好，整天拿着它猛猛地搖，大聲地笑；有的時候，鑽到他懷裏來，坐在他的膝蓋上，抱着他的脖子搖呀，拿他的一條腿當馬騎呀；有的時候，他正坐在小板床上吸煙，耳朵邊忽然嘩啦啦響起來，他回過頭來，頑皮的寶兒又搖着小棒槌跑了；有的時候，

棒槌丟了；當時，他臉也沒有顯得洗，飯也沒有顧得吃，就領着寶兒到他玩過的地方找去了，直到在土堆裏用耙子把小棒槌耙出來以後，寶兒才不哭了，並且立刻搖着小棒槌，眼睫毛上還掛着淚花呢，就又高興地笑了。

老劉叔叔知道，孩子們對自己的玩具，是頂喜愛的，愛的簡直一刻都不能離開。



他正在樹蔭下睡午覺，眼前嘩啦嘩啦的響起來，寶兒在喊：「爸爸，樹影兒到了你畫的白道道那兒了，起來上地吧；晚上臨睡覺以前，寶兒也得把小棒槌搖一陣，最後才帶到被窩裏去，緊緊地抱着它睡熟了。只有那麼一次，他下地回來，見寶兒哭了，一問，原來是寶兒把小

自己小的時候不也是這樣嗎？不管是小棒槌也好、別的玩具也好，只要是丟了呀，壞了呀，叫別人搶走了呀，都會大聲地哭起來，鬧個天翻地覆。

現在，老劉叔叔看着擺在面前的這個小棒槌，越想心裏越激動；這一年來，他深深地感到整個祖國都在用最好的東西支援着他們，你看，甚至連三、四歲的小娃娃，都把自己最心愛的東西送來了。他又覺得：這個把兒已經攥黑了的小棒槌，不是擺在市場上和玩具店裏賣的那種玩意兒，這是祖國，這是祖國孩子們的心！

想到這兒，老劉叔叔又拿起小棒槌來，高興地搖開了，他聽着嘩啦啦嘩啦啦的響聲，就好像一羣小朋友，在圍着他笑。於是，透過這個小棒槌，老劉叔叔像看見了許多許多小朋友，也有他的寶貝兒，在向他招着小手兒，一齊喊道：

「志願軍叔叔，爲了我們的幸福生活，殺死那些美國鬼子吧！」

這種聲音，在老劉叔叔聽來，就像是一道命令，小棒槌就是下達命令的人。他爲了記住這道命令，執行這道命令，就脫下軍衣，翻過來，在緊貼着他心臟跳動的地方，縫了一個小口袋，把小棒槌裝進去了。

從這以後，小棒槌就睡在老劉叔叔的心窩裏。

四

夜裏，老劉叔叔帶着小棒槌上了陣地。志願軍叔叔站在山頭上，看着前面那條平川裏，一股火光跟着一股火光，出溜出溜地跑着。這是敵人正在調動隊伍，準備進攻哩。

咱們的隊伍，在山頭上散開以後，老劉叔叔指着前面的火光，對他的彈藥手張五叔叔說：

「看見了吧，張五，敵人在向咱們挑戰呀！」

張五叔叔是個機靈的年輕人，他一聽到老劉叔叔這句話，馬上就想起了：現在和美國鬼子打仗，應該十分注意戰前準備工作。老劉叔叔剛才這句話，就是提醒他：在敵人把隊伍調動好以前，預先把一切準備工作做好。於是他滿有信心地說：

「沒關係，別看敵人是機械化，叫他跑不到咱們前面來！」

說着，他們就把機槍架在一邊兒，挖開工事了。真的，他們就像和敵人競賽一樣，掄着洋鎬兒，拚命地挖起來。小棒槌呢，跟着老劉叔叔，也就嘩啦啦嘩啦啦的響開了。這

時候，他響的那個歡喜勁呀，就像站在旁邊的啦啦隊一樣。

張五叔叔看着老劉叔叔挖的實在起勁，就說：

「老劉，你聽：小棒槌在向你好呢！」

老劉叔叔還是不停手地挖着工事，嘴裏

說：

「你聽錯了，它是在叫咱們加油啊！」

就這樣，他們挖好了工事。東方也已經發

白了。敵人的汽車，還在出溜出溜地跑呢。他們趕快砍些樹枝兒，拔些草棵棵，插在挖出來的新土上，直到叫人看着，覺得這兒好像和沒有挖過的地方一樣為止。

一陣涼爽的风兒吹來，從他們的臉上拂過去，這風兒好像是知道早晨到了，趕緊跑來給志願軍叔叔洗臉一樣。風兒捲走了一夜的疲勞，老劉叔叔更精神了，他最後一次檢查了工事，把不大合適的地方，又挖了一



挖，就開始看地形了。他前後左右，詳詳細細地看了一遍，定好了射擊的目標，選好了反擊的道路，兩隻眼睛，就落在山左邊那條長長的白綫上了，這是從漢城到鐵原的公路，它好像一條白蛇，緊貼着山脚，曲溜拐彎地爬行着。老劉叔叔知道：就是因為有這條公路，我們才來到這兒阻擊敵人，也正是因為有這條公路，在這兒將會展開一場大戰。這場大戰要是打勝了，我們就可以消滅敵人，要是打敗了，敵人就可能把我們消滅。

他想來想去，最後掏出了小棒槌，靠在工事上，向張五叔叔喊道：

「喂！站起來呀！小伙子！」

張五叔叔正蹲在工事裏聚精會神擦子彈呢，準備敵人上來了好狠狠地揍他，忽然聽到老劉叔叔這麼一叫，他以為是敵人上來了，爬起來就要壓子彈。

老劉叔叔，看着這個年輕人，滿腦子裝的都是：殺敵人！殺敵人！越發高興了，哈哈地笑起來；張五叔叔一看，發現自己鬧錯了，又恐怕老劉叔叔說他慌張，紅着個臉兒想找幾句別的什麼話頭把事情岔開，當他正要開口的時候，一眼看見了靠在工事上的小棒槌，就明白了一切。

於是，他倆一齊面對着小棒槌說：

「放心吧，祖國的孩子們！志願軍叔叔一定要實現你們的希望。」

五

天上，飄來了一塊薄薄的雲彩，好像一塊稀稀拉拉的棉絮，罩住了東南角上的太陽。敵人開始進攻了。起先，照樣是打了一陣大砲，飛機來到頭頂上，好像卸車一樣，一堆一堆地往下投炸彈，過後，緊接着就有一百多人的樣兒氣勢兇兇地向上衝來。

老劉叔叔和張五叔叔，一動不動地爬在工事裏，看着這羣越來越近的黑點；黑點走到哪兒，老劉叔叔的槍口就對準哪兒。他看着這些密密麻麻的黑點，真想打上一梭子，把敵人送回老家去；可是，連長有命令，他要是不發射擊的信號，誰都不能開槍打。沒有辦法，老劉叔叔只好忍耐着，等待着統一的射擊命令。

敵人走得很近很近了，他們已經清清楚楚地看見：一個個鋼盔，忽閃忽閃地冒着賊光；鋼盔下面，露出一條長長的大鼻子，再往下，那個張大着的嘴巴，正在呼嗤呼嗤地拉風箱呢。鬼子爬的很順利，路上沒有遇上一聲槍響，他們大概認為：這山頭上